

察觉。

尹衡被刺，幕胥立即呈文上报“乐平大变”。金屏翰深知案情严重，按清律罪当屠城，为保全城黎民，便毅然将呈文上的“大变”改成“内变”，并以“巡捕不力”为由，归罪于己，结果金屏翰以失职罪被判死刑。

不久，真相大白，朝廷颁下赦令，但金屏翰已被处决。乐平百姓闻之，无不感激涕零，乃厚葬金屏翰于城西门外，后人又立金公祠两座，一在城东，一在小北门。



**袁闻柝**（1821—1884年），字警斋，接渡乡袁家村人。其父迹山是饶州府学秀才，精研医理。袁闻柝自幼秉承父志，专业行医。

清咸丰年间，袁弃医习武，致力于团练事务，多次带领团练乡勇协助清军攻打太平军，深得左宗棠赏识，被保荐从九品官阶，在左部当差，后随左部由浙入闽。

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捐升同知，十年被派往台湾，治理海防事务。十二年，日本人在台湾阜南地区诱使少数民族叛乱，清廷派福建布政使刘瑞廷至台进剿，袁建议以安抚为宜，并深入村寨，晓以大义，明

以利害，动以感情，终于兵不刃血平息了叛乱。十三年三月，日本军舰侵入台湾琅峤，袁闻柝独登日舰，责诘日军“何以侵我属番”，日人以“牡丹社番前曾戕害琉球失风难民，今来讨其罪”对。袁诘曰：“社番皆我属，何不请我讨之？又埤南社番曾救你国商人佐藤利八等四人出前山，由福州送上海，交你国领事，又何申言既击琅峤，再往攻之？”日军无言可对，却以台湾番民不隶中国版籍狡辩。为御日计，督办台湾海防大臣沈葆楨乃命袁闻柝乘船赴后山一带招抚。袁闻柝由埤南登岸，招抚埤南吕家壁等七十二社，并带部民首领陈安生等数人至郡。七月，沈葆楨奏请清廷，分中、南、北三路进军开辟后山一带地区，并派袁闻柝代理南路番同知。闻柝招募绥靖军五百人，土勇三百人，向南路挺进，经赤山（今屏东县境），进双溪口至内山铺，击退祖望力社挡阻；九月，越过昆仑坳；十月直达诸也葛。日人恐慌，主动提出议和，撤退了兵舰。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三月，复入埤南。先后招抚埤南以北沿山、沿海平地及高山各村寨，并招民垦荒耕种，广设学堂，普教黎民。由是以功晋阶知府。三年十二月，调中路各村寨丁壮四百名，随提督吴光亮剿平了阿棉纳纳社部民叛乱，赏戴花翎。四年，分别设防埤南以南及牡丹湾一带。五年春三月，剿平了阿郎社和阿勒马萨社的叛乱。五年，倡建埤南厅署。七年，被正式任命为台湾知府。九年，奉召入京，补授福建福宁知府。十二月到职任事。十年五月在福宁府任上病故。著有《日本窥台始末》一卷和《开山日记》四卷。

1973年版《台湾省通志》谓：“自恒春以至埤南、水尾以迄花莲港，南北八百里，咸沐王化，实自闻柝始也。”

**夏廷宜**（1851—1907年），字先知，临港乡睦乐村人，绰号“混天麻子”。十五岁时，入饶河戏同乐班学艺。平时刻苦练功，武艺高强，膂力过人，会使单双刀。他擅演《彦章摆渡》和《斩雄信》，为当时著名二花脸。他演唱《斩雄信》中的“一人拼命万人抖，不杀唐童不回头”两句时，更是眉飞色舞，神情逼真。平时如果有人请他唱戏，他就用一只碟子，一根筷子，击